

徐蔚南主編

文	青
選	年

長春



日新出版社印行



通論

常山

——又習齋漫筆——

醉李

自歐西醫術流入我國，中土醫藥，漸見擯棄，以其說理之近玄學，而不合科學也。喜新之士，其甚者，雖誤死於西醫藥，而終不信國醫藥之尙能起

嘗謂中西學術本原，雖似相忤，而實有相成相用之處，合之兩美，背之各短，不獨醫藥爲然；蓋門戶水火之見，不必存，而耳食之談，更可息也。

沉痾；其次者，即心危於西醫之將失效於斯病，而轉延國醫，亦不過弋獲倖中之翼，初未稍存倚重之念。是故譏之爲乞靈於樹皮草根之原始時代醫術，稍假時日，必淘汰無遺。基此因素，浸成習俗，而穎秀之士，無復更從事於斯道，而精研發揚之望，殆將絕矣！雖然，國醫自道所以愈病之理，固不合乎科學，而其使用之藥物，入人軀體，而收實效，則必有合乎科學之理存焉，是以迄今西醫有國醫可廢，國藥不可廢之議，而利用國藥之風，漸盛。余

近日報載民國三十一年春，滇蜀等區，瘧疾流行，以國外交通被阻，西藥斷供，適蔣主席侍從室職員程君靖舫，將報載治瘧方，印送同事，一服而愈者甚多；乃以方藥託中央政治學校醫務研究所化驗，發現其中常山一味，實爲治瘧主藥，試治千餘人皆愈。旋蒙主席三次撥費，深加研究，歷時三載，實驗功成，證明常山爲治瘧特效藥，在西藥奎寧之上，國中乃羣起注意，英美人士，亦來索取。中央委員陳果夫氏，於是倡設「中國特效藥研究

所」，擬廣搜他藥，擴大研究，以替西藥。竊以爲陳氏此舉，不特國家之光，抑亦世界人類之福音，何也？我國藥品，種類之多，效用之廣，遠勝西藥；苟悉心搜研而發揚之，何止杜歲歲耗於西藥之漏卮，且將補西藥之不及，而通行全世界矣。

考本草書，常山爲含有小毒之草，產四川廣漢一帶川谷間，其根曰常山，苗曰蜀漆，春夏用苗，秋冬用根。氣味苦寒，主治傷寒寒熱，溫瘧鬼毒，胸中痰結吐逆，積聚邪氣。歷代醫家，皆驗爲截瘧要藥，沿用迄今，應用最廣者，有二方：一曰「常山飲」，用常山、草果、檳榔、知母、貝母、烏梅、薑、棗、半酒半水煎，先瘧發時冷服。一曰「截瘧七寶飲」，用常山、草果、檳榔、青皮、厚朴、陳皮、甘草，煎服同前方。二方皆以常山爲主藥，然皆限用於感受時邪，疫食積聚之實瘧，不能混施他瘧；以瘧有多種，而此二方主治之實瘧爲最多見，程君所印送之方，當亦不離於此。在國醫謂常山能治瘧之唯一理由，以爲瘧疾患者，多蓄痰涎黃水，或停滯心下，或結癖脅間，乃生寒熱，即上所謂

胸中痰結也。法當吐痰逐水，水在上焦，常山能吐之，水在脅下，常山能破其癖，而下其水，此類症狀，又謂之脾寒，故必副以草果、檳榔等，溫燥取破之力，始克奏十全之功。故若獨用常山，每見遺憾，猶之一味「奎寧」，未必能悉治諸瘧也。昔有單投常山，試之蘊熱內實之瘧症者，忽大便點滴而下，似泄不泄，即佐以大黃，得快利數行，而後獲愈。蓋單純之力攻邪，或未克殲滅，譬之擒賊，雖已擒王，而無餘力置之死地，則猶有患也。國藥方中之有君臣佐使，實能各司其職，而收相得益彰之效，於斯可見。

又叢山瀕水之區，春夏之交，往往濕熱之氣交蒸，而爲嵐瘴之毒，人感受之，則病發如瘧，上所謂積聚之邪氣，是也。瘴氣從口鼻吸入，而逗留於胸腹間，或從皮膚毛孔侵入營衛分肉間，常山皆能辟而去之，方中之檳榔，實爲其良輔，程君所用之方，所以能奏效如神者，當多屬瘴瘧也。余聞抗戰中，東南人士，奔往滇蜀一帶之患此病者，甚多，而其苦楚，更甚於土著；要皆軀體不習水土，而抗邪之力弱也。乃能於萬般艱險之中，藉其地所產之

藥，以療其地所染之疾，亦造化設施之不可思議者矣！

國醫學說，於晉唐以前，原未盡落玄虛，實事求是爲多。故居今日而貿然持後責前，似有未安。惟欲運用科學方式，加以董理，誠非易事，姑置緩圖而先從國藥着手，則誠達識也。計國藥之已經科學研究，而西醫採用，卓著成效者，有如大黃、麻黃、當歸、仙鶴草等，余猶憶其單舉一品，而未研究數品之混合作用，以致功效未臻於極，苟能以國藥著名成方，藉醫化學逐一精密研究，而發明之，則治療之途將益廣，而未嘗不可以連繫之故，進而

航空郵票中的幸運

集郵不僅是一種癖好

同時也是良好的投資

十七年以前，在一九二九年，只要費五千元（本文所說的元，概指美金而言）便足購買全世界發行的全部航空郵票。七年以前，同樣那幾張郵票，目錄上的標價已超過二萬元，現時需要三萬元了。

【通論】航空郵票中的幸運

革新國醫學之說理也。方今民困甫蘇，物力維艱，自宜望諸在位者之倡導扶掖，則響大聲宏，而事方有濟。猶記前十餘年，上海國醫丁甘仁，紳士李平書等，倡設粹華製藥廠，志在改進國藥，以飲片提煉成液，依方配合，即可取服，仿西藥房法也。惜以製煉未精，液輒霉汗，而病家又不欲貪省煮煎之勞，卒以營業不展，虧損閉歇。後乃有佛慈製藥廠，則以合製成藥，間或提煉單品，雖尙能維持，然於改進前途，亦無甚裨益；是則民力不能勝任之明證也。今陳氏既登高而呼，行見四山響應，不拔之基可立，而空前之績必顯，豈不懿歟！

吳山青

若連一九二九年以來發行的航空郵票一併搜集完全，就非美金十五萬元不辦。

在一九二〇年時，航空郵票是集郵界的孤兒，許多集郵家大都視爲郵票的一種變格。到一九二七

年，美國林白大佐駕機飛越大西洋，於是全世界始覺航空運輸的可能成爲事實，而航空郵票也可能成爲專集。

到了今日，收集航空郵票成爲一種癖好，除世界各國每年有許多新票發行外，還不時有前所未知和前時未用的郵票發見。例如，一九二〇年時，海參威曾建立過一個遠東共和國，後來不久便併入蘇維埃聯邦。這個共和國，在一九二三年發行的一組航空郵票，直到前年才被入發見。這一組郵票共有十六種，無論用過與否，價值都是一千五百十元。

集郵不只是一種癖好，也是一種安全而且有利的投資，但須知道那種郵票應當搜集，和爲什麼要搜集。大概說來，郵票的價值平均每十年約增一倍。這裏的所謂「平均」須要加以注意。譬如郵集一部，內藏航空郵票一百種，在十年之中，其中價值沒有變動的約居半數，略漲少許的佔百分之四十，可能有一二種還要跌價，能漲上百倍的不過五六種，漲達千倍的只是一種或二種而已。

視集郵作投資的最好賭法，莫如購藏稀少珍貴的郵票，而放棄普通品，就是非常悅目的亦宜割愛

。請讀下述的幾個例子。在一九二八年時，法國會將兩種並不好看的普通郵票加蓋後，作爲試航用的航空郵票。那兩枚郵票的價值，在當時還不足二十元，現時便需二百元了。還有波斯灣西北的科威特，在一九三四年時用印度郵票加蓋航郵字樣作爲航空郵票，其中四安那的一種刷色粗暗，貼在郵商的選票簿上，標價每枚不過一角，現時也值三十五元了。像這樣的例子，最少有好幾百，實在不勝枚舉。

不論收集那一類郵票，都需要經過聰明的選擇。在今日，一個普通階級的人決不能希望集齊全部的航空郵票，尤其是想連高價的錯體票一併收集在內。集郵家可就各人的風趣，愛好，選集幾種專門的郵票，試行蒐羅完成全集。例如專集三角形的航空郵票，或專集某一國的航空郵票，但須記着南美洲各國的郵票價值仍低於票面。大多數郵票僅用一種彩色印刷，也有用兩種彩色套印的，更有少數用兩種以上的彩色印的。純由趣味及較爲省費起見，不妨專集以上三類中的任何一種。有人專集繪有飛機圖案的郵票，種數就有好幾千，飛機的式樣也有好幾百。有人專集齊伯林飛艇票，但所費常較昂貴

。另有一類人僅集錯體票，這一類多是航郵中最稀罕而又名貴的票。

一九一八年的五月十四日，華盛頓一家銀行中的一位職員，名字叫作羅培的，走到鄰近一處郵局的窗口，購買新發行的二角四分航空郵票一百枚。局員將二十四元收去後，給與羅培一回不小的幸運。——一百枚中心藍色的飛機，全是倒印着的。過了一星期之後，羅培把這一全張郵票賣給三位斐拉台爾非亞州人，得到一萬五千元代價。隔不幾天，這三人又將全張售與葛林氏，得價兩萬元。現時這一百枚郵票的市價，總值當在二十五萬元以上，單枚的最高價到過四千二百五十元。

中心倒印的二角四分航空票，所以能售高價的理由，因美國印刷局印刷郵票從未錯誤。當羅培購到的一張為公眾知悉時，郵局方面會將存票加以檢查，結果發見印錯的居然還有好幾張，於是立即提出消燬。郵局方面更請羅培將購到一張，同樣予以消燬，經羅培宛辭謝却。

郵票價值的所以貴，在於存票稀少，而集郵家需要衆多。例如世界上最早的十枚航空郵票，現值

五萬一千八百元。十多年以前還不消二千元。初發行時，併計不滿十元。

每一種稀少的航空郵票，都帶着一些故事：有些屬於歷史的，有些屬於投機的，有些屬於探索的。美國中心倒印的二角四分航空票已詳上述，現在再談其餘的九種。

價值最貴的航空郵票，要算中美洲關都拉斯國的黑色加蓋票了。在一九二五年，美國飛行家波特氏在中美洲關都拉斯國內，相距一百四十五英里的兩城間，建立一條中美洲航空線。這一家航空公司祇備一架陳舊的單引擎飛機，由美國人摩根氏任駕駛。取少數關都拉斯國在一九一五至一六年間發行的郵票，經郵政總局局長的准許，由名叫史諾的另一美國人，用小型手印機加蓋航空郵政字樣。這樣印成的郵票，用來貼在飛機運送的信件上。用了二年之久，公司停歇，摩根便帶了少數未用過的郵票，一起賣給紐約的司考脫郵幣公司。這種黑色加蓋票在以前竟絕無所知，致使郵幣公司定價時大費周章，最後定為每枚四百元。後來，這種郵票祇有兩枚留存於世，到現時如能以一萬五千元以內的代

價購到一枚，便是極大幸運。這是暗藍色印刷，圖案係一條橋樑，票面值十分的一枚普通郵票，不過用黑色加蓋的而已（通常都用紅色加蓋）。

就在上述航空郵票的同一組內，還有一枚珍品，也因加蓋的顏色錯誤，和黑色加蓋同樣著名於集郵界的，便是五分的紅色加蓋票。這一枚郵票，圖案是戲院建築，淡藍刷色，應用黑色加蓋而誤為紅色，據傳總共僅發行了七枚。每枚市價，現值一萬元。

最珍貴的中心倒印航空郵票有三種：第一種就是美國一九一八年發行的二角四分票，已詳上述；另外兩種都出於南美洲的玻利維亞，同於一九二四年發行。這一批郵票，每張含有五十枚，每枚由兩種彩色套印而成。邊框的彩色隨票值而不同，中央的飛機圖案概用黑色。票由倫敦潘京培根公司代印，其中十分票一種係紅邊黑心，共印二十二萬五千張，不料夾着一張飛機倒印的在內。現時一枚正常的郵票祇值一角，中心顛倒的要值三千元。還有一種是邊框黑棕色中心黑色，面值玻幣兩元的郵票，當時共印兩萬張，歷來不知道有變體，到前年也發

見了幾枚飛機圖案倒印的票。隔了二十多年還會發覺這樣大變體，也是想不到的事。每枚現值三千元，但也可能跌至一千元以內，或漲至五千元以上，須俟集郵家和郵商將存票檢查過，確切決定這種變體票的現存數目才好評定。

一九二八年，墨西哥發行一組航空票，其中二角五分票一種因印刷的彩色錯誤而著名。因為印刷所油墨的缺乏，先印一大批棕紅色邊棕色心的郵票，再印一批暗綠色邊灰棕色心的郵票，另印少數棕紅色邊灰綠色心的郵票。第一種每枚現值二角；第二種略貴少許，第三種每枚值二千八百元，將來還極有漲價可能。

十種最罕貴的航空郵票，紐芬蘭倒佔着三種。價值最高的一種發行於一九三三年，是一種加蓋的錯體票。這一年意大利巴爾部將軍率領海軍機隊，自芝加哥飛往羅馬，道經紐芬蘭，所以紐芬蘭郵局特地將票值二角五分的暗棕色票，加蓋年份和巴爾部將軍飛行字樣，以作紀念。加蓋票總數八千枚，有一全張黃色的十分郵票，因顏色幾乎相同之故，居然混跡在內，也被同樣加蓋了。這一張郵票便成

了珍品，每枚現值六千元。其次是著名的郝克氏票，頗多歷史價值。一九一九年的五月十八日，郝克和葛理甫二人，自紐芬蘭至倫敦，作第一次橫斷大西洋飛行的嘗試。紐芬蘭郵政局長魯濱孫在四月間預取紅棕色的三分票二百枚，加蓋初次飛越大西洋航郵字樣，以備粘貼航空信件應用。不幸飛機飛出一千一百英里後，便被迫降落海中，飛行員和郵件幸都獲救，送到蘇格蘭。這二百枚加蓋票，信件上貼去九十五枚，有十八枚因破損而消燬，其餘的：

一枚送給英王喬治第五世，一枚送給紐芬蘭總督，一枚送給航空俱樂部，六枚送給飛行員，二枚保存在博物院，還有七十六枚握在集郵家手中。現時這種未經使用的新票，每枚可值二千二百五十元。再次是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發行的杜賓尼度紀念票。這時候正當杜賓尼度司令官駕駛他的水上機聖瑪利亞第二號，企圖完成飛越大西洋的豪舉。不過

飛出以後，也同樣被迫降落海中，人機俱被援救的船舶載至阿索爾羣島，經修理後，終於同年六月一日飛抵羅馬。這一次是用一八九七年發行票面值六十分的亨利七世王像票加蓋，僅蓋三百枚，多數貼在信件上用去。三年之後，這一種未經貼用的新票，每枚價值仍不過在百元上下，但到了現在，公正的市價就要三千七百五十元了。

最後一種，是一九三二年時我國新疆郵局發行的木戳加蓋票。票共四種，都蓋有紅色的航空二字，以加蓋於一角五分深藍色農穫圖的一種，最為罕貴。因為加蓋簡單而粗陋，容易仿做，所以偽票充斥。現時一枚良好的新票，可得二千七百五十元的售價，但貼用過的舊票，比較稍多，每枚祇值一百元而已。

真的，在航空郵票中有不少的幸運。

三五·六·一二·譯自通俗科學



記事

世界的算學家

華羅庚氏之發迹

仁

——據其老師王維克先生口述——

目下我國著名之算學家華羅庚氏，一般人均不知其如何發迹，記者承本欄主編人之介紹，曾訪問其最近來滬之老師王維克先生於旅邸，獲悉多種對於青年學生以及教育家極為有益之消息，茲記錄如下。

華氏與王先生均江蘇省金壇縣人，先生畢業於大同大學數理專修科後，民國十二年執教於該縣初級中學校。其時華氏僅十五六歲，在二年級從先生聽講代數學，一二月後，先生已發見華氏對於算學之天才。華氏之天才，如遇他人，則必為埋沒，因其練習本上字跡拙劣，且多所塗改，然先生即於其塗改之中看出他思想的路線，知道他如何漸入佳境。於是先生即於全班四十餘名學生中，對他一人，除隨班上課外，施以特別教育與鼓勵，及年終學期考試，先生對華氏說：「你不必考，因為考你的問

題別人做不出，考別人的問題不值得你做，我擬一個論文題目給你回家去做吧，你的算學終歸是一百分，終歸是第一。」

在第二學期開始，王先生僅上課二週，便改就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職，後一年赴法，在巴黎大學理科專攻物理學，至民國十七年回國，華氏來訪，先生詢以算學進修情形，華氏說：「初中畢業後，曾往上海中華職業學校，有一次，我解的算題自信很簡捷明瞭，但那位教師偏說我做得不對，一定固執着要我跟他亦步亦趨，那時我記着王先生的話，自信力很強，結果我便退學了，現在家自修，高等代數學，方程式論，都學完了，」於是先生把一本美國人著的微積分學借給他。

華氏家中並不富有，開着一個半間門面的棉花店；父年已老，又無兄弟，華氏祇好管着店做生意

，但客人一去，他便坐在賬台上看算學，又不時用鉛筆在包棉花紙上東塗西抹，以致遭受他老父的譴責。

華氏讀微積分學不到十天，便把書送還。王先生對他說：「算學這門功課，最是有步驟的，你不可跳看呀，容我提出幾點來問問你。」華氏對答如流，即原書有印誤之處，他也指出來給先生看，先生點頭稱是，謂有機會即可介紹他做算學教員，可收教學相長之益。在民國十八年，金壇縣立初中開風潮，王先生被任為校長去整頓，先生即聘華氏為會計，其時前任教員未更動，十九年春，又聘他為一年級算學教員，誰知呈報教員名單到教育局時，局長謂華氏沒有資格當教員，先生說他有論文發表在「科學」上，局長說那不算資格，先生說：「沒有資格也罷，但是教員我要請他做的。」

華氏時運不好，講壇沒有登幾天，便病倒床上，王先生不時到他家裏去安慰他，說是：「月薪照樣送來，功課由我代上，」一個多月以後，他的病好了，然而兩腳失去常態，走路成功大八字形，來先生家時，童僕都偷着笑，但是他念念不忘是算學

問題，無論誰笑他都毫不在乎。

不久王先生即病傷寒達兩個月，華氏此時除教書外，又演習近世幾何學問題。有一天，王先生尚未能離床，華氏送來油印論文一篇，計二頁，謂已寄出給各大學校請批評，亦請王先生批評。華氏那篇論文竟是數論中「福爾瑪最後定理」(Fermat's last theorem)之證明，這是從十七世紀以來，絞盡許多算學家的腦汁，而未得着證明的定理。要是華氏能如此簡單證明之，豈非奇蹟。在王先生批評之下，指出那個證明所依據的公理是似是而非，所以不能成立。華氏雖然自認錯誤，但王先生說他的野心不小，如能繼續孜孜不倦研究，將來終可出人頭地。

華氏天才固不可否認，但他也很用功，據說他有時晚上只睡四小時，有時夜裏想到什麼，立刻起床點火，把他寫下來。

十九年暑後，王先生往湖南大學執教，初中繼任校長竟又說華氏無資格，不肯用他當教員，僅用他做庶務員。華氏懷才不遇，煩悶的結果，找到一條出路。那時有一位同鄉唐培經先生，在清華大學

算學系當助教，華氏便把幾篇論文寄給他，請他轉交各位算學教授批評，並要求到該校做研究生。經教授批評之結果，便請華氏在算學系當助理。他到了那裏，於教授中得到熊慶來，孫光遠諸氏的指導，尤其在清華大學圖書館中，得翻閱許多書籍，真使他如魚得水一般，算學思潮源源不絕，每年論文可以寫出好幾篇，多數投到歐美日本算學雜誌上去發表。

大概在民國廿五年，他便得着庚款派赴英國留學，在倫敦要被德國轟炸以前，他回到雲南，任西南聯大算學教授，後來赴美赴俄講學，成為國際學術界的紅客，報紙上屢有記載，不容多說了。王先生說到這裏，對記者微笑，記者很有感於中，隨又問他如何看出一個天才，先生說：「在一羣兒童或青年之中，他們裏面有歡喜寫字的，畫圖的，彫刻的，演說的，做玩具的，做算學難題的，着棋的，問天高地厚的，默默深思的，……這些都是各色各

樣的天才，只要好好啓發他們，引導他們，對於他們所歡喜的儘力讓他們去做，鍥而不捨，行之十年，二十年，三十年，那有不成名家之理呢？即以華羅庚的算學而論，他在十五六歲受了啓發，中途無論幫助他的，壓迫他的，都加強了他的自信力，努力二十餘年，而今成為名家，這是在情理之中的事。從中國算學史上看來，國人本是富於算學頭腦的，別的大才也很多，可惜在家庭學校社會，其初不被人認識，（譬如松苗不被人認為松苗，而認作蓬蒿），其後或因職業太苦，而無暇發展，或因生活太舒適，而自甘墮落，也有因貪多務得，而分散了心力的，以致天才消失盡了，我以前曾告誡華羅庚，說算學的門類很多，你最好選擇其中一二種而專攻之，掘九井而不得泉，何如掘一井之為愈也。他現在享盛名的，似在數論方面，我想那福爾瑪最後定理，還不時出現在他的腦海裏呢。」

霸 王 廟

鉏 東

命運使我們做工程人員的，不能享受城市的繁華，祇能常在每一個偏僻的鄉村間埋頭工作，成日的與村童牧豎爲伍，在皮溲馬勃中討生活。我突然奉命調到大江北岸的一個小縣城——江浦來，不久又下鄉到工程所在地點去實地工作，地名烏江鄉，離縣城五十里，我們便在一個鄉人家裏暫時借宿。

在鄉間雖然沒有了一切城市的設備，——尤其是電燈報紙一類爲我們在城市中一日不可或缺的現代產物，感覺到無限痛苦，——然而天然風景的美麗，也就够你流連忘返。在大城市中，你就看不到一片原野，一些農作物，你不知麥子成熟了沒有，你也不知道稻秧已長得多高，即使想看一下，非要等到星期日，——還要天氣好——雇了車，用了很多的錢，走了很多的路，走到城外去，才能見到一些，除此之外，便只能一天到晚的在辦公室中過日子，面前所能看到的，只是房屋，小天井，沒有生氣的樹木、花草，還有冷酷的人，煩惱的事，使得自然的寵兒的我們，成日只是爲了工作而憂慮、皺眉，一看報紙，更是國事鄉情，一齊攢上了心頭，再也擺脫不開，要想呼吸一口新鮮的氣息，却再也

休想。

現在到了鄉間，放開眼前即是一片金黃嫩綠的原野，連綿不斷的小山，彼此起伏，大江如白練縈迴，蜿蜒曲折，飛帆點點，成伍成行，長林豐草間，似乎都有香氣放出，使你如身入畫圖中，並使你沉醉在這畫圖中。

這是一個很好的天氣，太陽躲在雲裏，習習的清風，緩緩地吹過，使得你不感覺到初夏的炎熱，我們的房主人，——一個喜歡多說多話而體格非常強健的老人，突然對我們說：「你們今天沒有工作，我陪你們去遊玩本地的古蹟霸王廟好不好？」哈！不錯，這裏叫烏江鄉，不就是這千古的大英雄項羽自刎的地方嗎？感謝這和善的房主人，提醒了我們，闐然一齊答應，立刻走上了我們的行程，向霸王廟的所在地烏江鎮進發。

烏江鎮是江蘇和安徽交界的地方，分界是一條小河，叫做駐馬河的，這河一直通到江口爲本地交通要道。河北是江蘇江浦縣屬，河南便是安徽和縣境，這人口不過數千，房屋不足三四百間的鄉鎮，却也相當熱鬧，米的出口很多，棉花產量也大。

——本地所產的「衛花」，在花市上有相當地位，據說品質不在美棉之下。附近許多地方的棉花，都冒充着烏江衛花，以求善價。安徽的茶葉，也成了本地出口的大宗。交通還算方便，駐馬河口便有小大火輪，可以東達首都，西抵和縣縣城和蕪湖，假使從江浦去，陸路交通，便只有人力車可以直達，但是價錢也實在可觀，距離六十里，代價幾在萬金左右，有時還不一定叫得到，本地人大都會乘牲口，馬、騾子都有。戰前有公共汽車，由浦口開來，非常方便，戰後便停止了，最近浦六長途汽車公司恢復了，但只能由浦口經江浦開到橋林鎮，橋林到烏江，二十里的行程，因路面尚未修復，暫緩開行，但不久的將來，想必就可恢復，那時交通就更便利了。

霸王廟在鎮南不到二里路的一個平山上，我們在鎮上稍稍休息了一下，吃了一些東西之後，就再向目的地前進，一路行來非常曲折，不久便可看到矗立在小山上的廟宇了。我們鼓勇前進，一會兒到了山脚，便從後山上去，即見廟門上大書西楚霸王靈祠六個金字，正殿三間，香火甚盛，中塑霸王及

虞姬坐像，霸王身材高大，紫臉長髯，兩眼突出，大如鷄卵，虞姬白面旁坐，雖然出於想像的彫塑，但頗能描摹出當年英雄美人的一段氣概，令人看後，不禁發出無限的敬仰和感想。旁邊另有霸王兩像，是木身以供出會時抬出遊行的。聽說年年三月三日，本地舉行着盛大的霸王會，熱鬧非常。霸王墓即在廟後，墓以石建，作饅頭形，墓草荒涼，令人感慨，有石碑嵌入牆中，大書：「西楚項王之墓」，右書：「奉直大夫直隸和州知州豐城譚之鳳題同知鄞縣全少微全立」，右書：「大明萬曆四十四年歲次丙辰仲冬既望立」，兩旁粉牆上題字題詩極多，茲選錄三絕句：

「九里一戰敗烏立

英雄氣概一旦休

當日若用亞父計

焉得漢王逞奇謀」

「戎馬揮戈戰三秦

勇冠三軍具佛心

鴻門縱得蛟龍去

至今惟有垓歌存」

「捐頭贈友昔日心

墓草荒涼更無親

烈馬虞姬何處去

白骨青燐盡血痕」

其三

詩雖未見佳而尚切實，我竟未能免俗，也寫了「×年×月×日某地某人到此一遊」的幾個字，以留紀念，同時還滿想在這題滿了字的粉牆上找出一個同鄉或熟人的名字來，却遍尋未得。

回到正殿，廟祝烹茶相款，我們一面吃茶，一面便遍觀所懸長對和四壁題詩，正面一付長聯是：

「司馬遷乃漢臣本紀一篇不信史官無曲筆

杜司雄是豪士靈祠大哭至今墓木有餘悲」

邊上一付對聯是：

「漫云天竟興劉四百載山河而今安在

到處人都說項數千年香火振古如斯」

牆上題詩甚多，有署名太湖野人的一首：

「不羨奸雄唱大風

願將天下化爲公

八千子弟分明在

恨我雙眸不二腫」

尙具深意。據廟祝說：白崇禧將軍，黃紹雄，

李品仙兩主席，最近均專程來遊，其他名人來訪者，更絡繹不絕，言下頗有得色。他還告訴我們不少本地關於項王的古蹟，據說離此二十里之橋林鎮，本名失妻橋，爲項王與虞姬在亂軍中失散處。附近有蘭花塘，爲虞姬髮上所簪蘭花墮地處，至今該處蘭花特盛，但移植他處，即不活云。南有靈山廟，項王曾小休於此，所穿靴上遺下一土，即成一小山。駐馬河爲項王駐馬處，諸如此類的傳說、神話，極多。我們一面瞻仰，一面聽着廟祝滔滔不絕的敘述，不但肅然起思古之幽情，同時更不免會心微笑。我們想像當日，這曠世的大英雄，叱咤奔馳，不可一世的氣概，而其結果的悲壯淒涼，更是出人意外，再加以英雄美人的穿插，使得這故事更顯得瑰琦擊麗，如果有人想編一部悲壯的大史劇，這倒是一個很好的材料。

廟宇原來範圍極大，據稱共有屋九十九間半。

——爲什麼有半間，爲什麼不造成一百間的整數，導遊的人却說不出。——後燬於洪楊，至同治年間重建，到民國又興修了一次。廟前有梧桐兩株，青

葱挺直，嫩綠的大葉子，經風颯颯作聲，遊人到此，倍覺淒涼。東南有行宮一所，聞爲出會時項王木身在此換袍浴沐之處，今者爲一乞丐所據，門鎖不得入，僅從門隙窺視，破壞荒涼，不堪入目，內有「拔山蓋世」一匾額，據稱金字初看似凹，繼者愈看愈凸出云，似不可信。

在山門前向南一望，長江近在咫尺，不少帆影來去，夾着一二隻汽船，冒着黑烟，衝風破浪前進，左右前後，一片平疇，均爲水田，有不少淺水塘，夾在中間。遙想當年，楚歌四面，悽怨不弔，項



小說

家瘤

雲風素來是個康健愉快的青年，然而現在因家裏生了個瘤，他的心裏也跟着起了個疙瘩。

幾個月前他家住下了兩個客人——他的姨父和

王悲歌慷慨，亂軍中與虞姬相失，復爲田父所給，失道陷大澤中，當即在此地。那時追騎將及，烏江亭長，艤船相待，烏鰲烈馬，長嘶赴水，百萬敵軍，重重包圍，英雄末路，其悲壯淒絕之心情，進退兩難之境地，使我想像萬千，覺得非一支禿筆，所可形於萬一。我們低徊流連，不忍捨去，向西一望，只見一派燦爛的陽光，斜射在草地上，原來這時太陽已近平山，似乎象徵着這古代大英雄的最後，雖然在殞落之前，還放射出瑰琦偉大的光明來。

三十五年端午前五日脫稿於江浦

遂春

姨母。自從抗戰發生，他隨着父母避到上海來以後，和這位姨母是八年不會了，他們又很少通信，不過也曉得這位姨母在三年前嫁給這位姨父做填房，

所以他和這位姨父是初會。姨父看來有四十多歲，據說戰前是當律師，後來榮任W縣長，盛極一時。

他們爲什麼由鄉下跑到上海來，而且在他家一住就是幾個月呢？

這個問題倒並不費猜疑，在他們來後不久便由姨父解釋了：

「現在鄉下捉得緊了，不得不暫時避避風頭」就是說他是一個漢奸，逃到上海來做「偽寓公」的。

這在雲嵐心裏殊不自在，家裏住了個漢奸，那麼八年來的清白豈不被沾污了嗎？所以幾個月來，他想着對付的方法，他要把它們驅逐。

可是這位姨母是那麼溫和，母親對她又偏愛，她們相處得很好，每當雲嵐向母親提到驅逐的話時，她的母親總是這樣說：

「人家好意投奔來，我們應該救人之急，怎麼可以乘人之危呢？……」

而且姨父的額上也並沒明白地鐫着「漢奸」兩個字，既不像一般漢奸在勝利後的青天白日之下，露出胆怯畏罪的卑樣子，一個個都現出了原形，

於是人人得而誅之，也不像有些漢奸們執迷不悟，死到臨頭還是凶橫，那雲嵐倒也可以勇敢地拔出正義之劍和他決鬥，把他打倒！

他這位姨父是那麼彬彬有禮，隨便和他說到那兒，他都可以侃侃而言，他也恨日本，他也要勝利，他甚至也說中國壞就壞在這些貪官污吏手裏。他好像忘了他自己是個漢奸似的。

所以在不好意思與不可乘人之危的理由下，驅逐既不可能，告發是更說不上了。

可是耳聽得××被提審了，××被判決了，××被行刑了，而他家裏的漢奸呢？這勝利後生出來的痛啊！幾個月來越是容忍，越是難受，他還在想對付的方法。

今天他想起了甘地不合作主義，決定從此不理他們。

午後，姨父首先提議：「雲嵐，我們到大華去看電影。五彩片子，挺熱鬧的。」

「我不去。」這是不合作運動的開始。

「你不是頂喜歡看電影嗎？」姨母問。

「我不要看了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我頭有些痛，」他偏巧想出這麼個理由來。

「真的嗎？」姨母親切地跑過來，用手熨了熨雲嵐的前額，「唔，是有點熱，不要緊的，我那兒有一種日本藥片，吃下去，頭立刻就會不痛的。」

「我不用吃。」

可是姨母已由她的小箱子裏拿出一個小瓶兒，倒出一片白色藥片。

「吃下去頭就不痛了。」

「我不……」然而姨母已把藥片塞到他的嘴邊，終於在盛情難却之下，他把藥片嚥了下去。

「好好地躺一會兒吧。」姨父母帶着他的母親去看戲了。臨行時媽媽對他這樣說。

房裏靜下來了，他獨自來回地踱着，憤憤地吐着唾沫，他想吐出一些「敵性」的藥滓，他太委屈了！他萬料不到不合作主義的開頭就遭到如此重大的失敗，他的頭根本不痛，却反吃下了日本的藥片。

他踱得愈來愈緊，終於有了這樣的決定——去告發。他一口氣跑下了樓梯，又奔出了弄堂。

可是奔出弄堂以後，他的速度慢了，他的疑慮來了：

「到什麼地方去告發呢？怎樣告發呢？我有充分的證據嗎？母親要怪我嗎？他們將因我而遭遇到些什麼呢？」

他甚至有這些纖細的問題：「這件衣服差個鈕扣了，這枝鋼筆裏沒有墨水了，房門不是沒有關嗎？」

總之，他折回到弄堂裏。他的態度是那麼遲疑，看弄的老巡捕上來搭訕了：

「小少爺，今天倒有空出來散步？」

「是的，今天沒有什麼事。」他無精打采地應着。

「你家又多了一個房客了吧？」

「不是房客，是我們的親戚。」

「現在呀！我們弄裏的人又多得多了，一部份是從內地來的，還有一部份却是躲到上海來的漢奸們！」

「那你別誤會，我們親戚是由內地來的。」雲嵐嚇了一下，說了這話，就好像做賊似地匆匆跑開